

## 世相百态

# 陪你去贵池

■ 陌桑文

今年春天,我在做一组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采访报道时,认识了这位叫顾康民的长者。其时他正从派出所报案出来,他的“老太婆”,也就是大他10岁的妻子谢淑华又不见了。

大约从77岁之后,谢淑华开始出现症状。“她一犯迷糊,就拎一个马夹袋去长途汽车站,乘车去贵池找我。我试图藏过她的身份证,没多久她总能找回去。女儿说,把她送到养老院去。我说那不行,我还没死呢!反正我现在也没事,陪着她,就算对她找我半辈子的补偿吧!”

顾康民回到上海的时候,已经35岁了。他不愿回来。“回来干啥呢?连个工作都没有,上海哪有贵池好?”但是他不得不回来。父亲过世,偏瘫的母亲没人照顾。那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皖南贵池山里的“小三线”工厂已经转给了地方。他坚持在转制后的老厂子里干。钳工,技术好,老实,人畜无害,这样一个人,到哪里都能活。他的青春和荣誉感,一直留在那山沟里。

顾康民的母亲内退前是街道煤球厂的会计,一次外出办事,下公交车时竟摔成重伤。她医院躺了半年,煤球厂并给了燃气公司。厂里考虑实际情况,就给老会计办了内退,又“买断”工龄,一次性补偿了4万元钱。

父亲过世后,顾康民没有办法再在皖南山里遁世,不情不愿地回到上海。可是儿子照顾瘫痪的母亲,还多有不便。好在他母亲在煤球厂的老同事谢淑华每天过来帮一帮。虽然谢淑华已经转到燃气公司上班了,但是她每天傍晚还是会坐5站公交车,来帮这个原厂的老姐姐擦换衣,风雨无阻。

顾康民的妈妈比谢淑华大10岁,谢淑华比顾康民大10岁。那之前,谢淑华已离婚多年。名义上她住单位宿舍,实际上很多生活用品已经搬到顾康民的母亲屋子里,俩老同事住在一起。顾康民回来后,三个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,谢淑华有些尴尬,打算搬回单位宿舍住。关键时刻,顾康民的母亲作出决断。

“我妈说,我那么年纪,要啥没啥,又是从乡下回来的,能找个什么样的人?谢淑华虽然离过婚,年纪大点,但没有孩子,工作也稳定。我妈就把这事挑明了。谢淑华说行,我说我没意见,就这么定了。”

“你结婚当天就逃跑了,是怎么回事?”我问顾康民。顾康民说,谁跟你讲我逃跑了?我是去贵池梅街给老同事老朋友们报喜去了!

他们的婚期是1990年的腊月二十六日。顾康民的妈妈拿出600块钱,在家边的饭店里简单而郑重地办了三桌酒席。儿子跟自己的前同事结婚,这事要尽力办得体面。可是,顾康民没到场,当时有多尴尬,只有谢淑华能体会。

顾康民说,他这一辈子,从来没有嫌弃过谢淑华。“她这个人有多好?一直替我照顾妈,直到我妈过世。上哪里找这么好的人?她那么大年纪了,还给我生了个女儿,让我有个完整的家,这是天意!”

顾康民讲述他缺席自己的婚礼:八五钢厂在贵池梅街,当时梅街到上海每天有一趟班车。厂子转掉之前,厂里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都已经撤回了上海。到上海的班车也停掉了。1990年的腊月廿四,顾康民赶回贵池梅街,当天晚上就开始下大雪,山路不能通车。第二天连贵池到上海的班车都停掉了。他从厂里打电话到贵池车站,听说九华山还有车去上海。

于是,腊月廿五一早,顾康民在梅街租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往青阳县赶。雪实在太大,手扶拖拉机半路上抛锚。时间紧迫,顾康民坚持沿着318国

道,往青阳方向步行。走到青阳县时,已经晚上了,雪还在下,根本没有车回上海,连过路的车都没有。顾康民无可奈何,只好在车站边住一晚。腊月廿六中午雪停了,他终于坐上了回上海的大巴。但是路况不好,一直到腊月廿七凌晨两点,车才到大统路。

虽然顾康民给家里打了电话,但谢淑华还是在老同事们之间留了个笑料。她心里对顾康民没有芥蒂,特别是当顾康民一身疲惫,为赶婚礼风雪夜归,还是让她颇受感动。而且此后他们的日子如芝麻开花,节节惊喜节节高。

第二年秋天,已经47岁高龄的谢淑华竟然顺产一个健康的女儿,这让顾康民大喜过望。

“谢淑华前面那段婚姻维持了六七年,不知道什么原因,不孕不育,离了。我们结婚第二年,她就生了,而且那么大年龄,你说怪吧?结婚的时候,我只是觉得这个人还行,搭伙过日子,对付一生,没什么遗憾,但是她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惊喜。有了女儿,家就完整了,你说我欢不欢喜?”

说到这里,顾康民两眼放光,面色红润,花白的胡子都跟根根出神采。

“于是你又跑了?”我问。顾康民顿时尴尬起来,说:“不是跑,我去报喜了。我要让梅街的人知道,我顾康民有家有小子!”

顾康民的这次“逃跑”,差点乐极生悲。

那一晚,襁褓中的女儿突发高烧,抽搐不止。谢淑华吓得手足无措,半夜抱着女儿冲进医院。孩子患急性脑膜炎,一到医院就送进了加护病房。

顾康民一遇到高兴的事就会往贵池跑,在梅街住上几天才回来。这个坏毛病让谢淑华感到很困惑。后来,谢淑华渐渐习惯了。顾康民的母亲过世后,早已退休的谢淑华还经常陪着顾康民一起“跑”,所以,贵池梅街,谢淑华也很熟悉。

回顾跟谢淑华相处30多年的日子,顾康民对“老太婆”心怀感恩。家庭生活,谢淑华自然没得说的。“没有她,我妈能在床上瘫到70多岁?这个人,你别看她不言不语,她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。我们的家业,她也挣了一半。”

顾康民回沪时间较晚,虽然按政策也给他安排了工作,是一家电机厂。没多久厂子也改制,他下岗了。在巷子口修了大半年自行车后,顾康民开了一间五金店,他的春天似乎再次来临。

五金店开起来后,原厂为进一步压缩成本,找顾康民合作,将厂里大部分机修业务包给了他。顾康民又去了一趟贵池,带回两个老师傅,一起干。几年后,工厂外迁,机修业务没了,但是赶上老城区动迁,装修业务猛增,顾康民的五金店再次搭上了顺风车。

当年顾康民的妈妈摔伤,谢淑华就在煤球厂顶替了会计岗位,到燃气公司后,继续做会计,一直做到退休。顾康民的五金店从一开张,工商税务账目钱款这一堆事,都丢给了谢淑华。顾康民说,跟“老太婆”搭手做事,带劲。

顾康民正在跟我聊天的时候,电话响了。“老太婆”找到了。她还是一个人去了贵池梅街。顾康民对着电话嚷嚷:

“你帮我照顾两天,我明天就过去。上次我要的那个房子,你找两个人帮我收拾一下。这次我要陪老太婆在那里住一阵子!”

我问顾康民,打电话的是你的老同事?顾康民笑了,哪还有老同事?都死得差不多了!是老同事的孙子。

“住到梅街去,那么远,你女儿同意?”

“长住肯定不行,偶尔去住上十天半月,可以的。那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,吃的东西也好,对老太婆的健康有好处。”



洛阳老君山 ■ 陈祖金

## 岁月悠悠

## “节高”的故事

■ 余建民文

那天下午,我与老妻冒着骄阳赶到女儿家看外孙女,女儿看到我俩汗涔涔的,便问想吃什么冷饮?我们脱口而出:想吃“节高”!

女儿一脸迷惘,不解其意。其实关于“节高”的故事,有些心酸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安徽省属地质队工作,妻子在安徽某乡镇中学教书,我们分居两地,蹒跚学步、牙牙学语的女儿由住在黄兴路棚户区的奶奶带着。

那年夏天,妻回沪过暑假,与女儿同住,我也请了探亲假,来上海与妻女团聚。一天中午,弄堂

里传来雪糕棒冰的叫卖声。奶奶听到叫卖声,即刻叫住骑着自行车的小贩,买了根棒冰。女儿闻声从房间奔出来,看到放在搪瓷缸里的棒冰,立马就有些不开心了,噘着小嘴抗议:“不要棒冰,我要‘节高’。”

当时,上海棒冰是4分钱一根,而被女儿叫成“节高”的雪糕是8分钱一根。奶奶想着省几分钱,牙牙学语的女儿不乐意了,她看也不看茶缸里的棒冰,马上跑出门,摇摇晃晃地朝小贩骑行的方向跑,叫着“节高”、“节高”。然而,小贩早已骑远了。

看到这一幕,我与妻子有些心酸。晚上,我们商定,再多增加些给母亲和女儿的生活费,也商议着尽快将

妻子调到地质队学校教书,把女儿接过来,一家子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。

回到地质队,我就向政治处提交了申请妻子调到地质队工作的报告,所幸当年地质队子弟学校恰好需要教师,数月后,妻子女儿都来到了地质队。

不论女儿是否在奶奶家生活,我们都照样给母亲寄生活费。后来,我和妻子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调回上海工作,母亲第一时间拿出了近二十张、每张三四百不等的存款单交给我,说:“你们一家能回到上海,妈妈开心,但做妈的知道你们的不易,妈帮不了你们什么,只能把你们平时额外给妈的钱还给你们……”

看到那些存单,我根本不忍收下。而今,母亲已离开多年,想到“节高”,想到母亲的不易,我就分外思念母亲珍惜当下。

## 诗抒胸臆

### 初夏

■ 冯诗齐

风  
吹皱了一池碧水  
催开了万紫千红

雨  
铺下一地落叶  
轻叩起阵阵蛙鼓

阳光  
你的热烈有点眩目  
相伴的时间却越来越长

花  
袭人的气息无影无踪  
欣喜在无意之中

## 卜算子·晚楼听雨

■ 王振华

细雨湿衣裳,独坐  
黄昏后。薄雾轻风动  
珠帘,乍暖寒仍旧。  
梦里花开时,心似  
云离岫。望断天涯春  
又归,泪湿青衫袖。

## 意犹未尽

## 一段缘

■ 费平文

6月20日一早,得知著名播音艺术家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播音员陈醇老师驾鹤西去,心情悲痛,看着当年和陈醇老师的合影,25年前的往事又萦绕心头……

最早听到“陈醇”的名字,是小时候趴在邻居窗口听“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”,陈醇和女播音员张芝,用标准的普通话与顿挫的声音,牢牢吸引着我的听觉,尤其陈醇的嗓音是那么醇厚。我思忖着,长大后能像陈醇老师那样当播音员就好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发喜爱听陈醇老师的节目。他播讲的《烈火金刚》《红岩》《海啸》《难忘的战斗》,用声音塑造的形象,满足并滋养着我八小时以外对文化生活的渴求。

参加工作后,因对文学的爱好和对广播的热爱,我成为了电台“广播之友”,在《文学专题》和《午夜星河》等节目中与陈醇老师在空中相会,他那纯正又醇厚的嗓音把我带到作品中,感受隽永的意境,每次听他的播音都是一次艺术的享受。尤其是,他对工作认真、对听众和蔼,不浮躁、不高傲的风范,让人敬仰,

也赢得了收音机前广大听众的喜爱。我常在想,除了在广播中和电视上看到陈醇老师外,哪天能亲眼见到他就好了。

这一愿望实现了。1999年3月12日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《午夜星河》节目在建成不久的上海图书馆广场举办“星期诗歌广播朗诵会”开播仪式,我作为诗歌爱好者及该节目的忠实听众应邀参加。那天我心仪已久的陈醇老师也来了,那严谨的台风、深情的投入及磁石般的音质给我们所有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朗诵会结束后,不少听众拿出本子签名留念,陈醇老师及几位老艺术家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。那天我早有准备,带了照相机,当看陈醇老师那边签名者少了,赶紧跑过去恳请他及边上的陈奇老师能否一起与我合个影,他俩满口答应。于是我站到他俩边上,陈醇老师却执意要让我在中间,我们相互推让时,陈奇老师说:“你是听众,应该在中间!”随即陈醇老师风趣地补了一句:“听众是皇帝嘛!”

那谦虚、平和、亲切的言谈举止仿佛又浮现在眼前,这段缘,终生难忘。